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岁月』

监狱不仅改变了他的观点,同时也改变了他的信仰和内心

《陀思妥耶夫斯基:受难的年代,1850-1859》
[美]约瑟夫·弗兰克 著 刘佳林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8月

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乃是至关重要的十年,彼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彼得拉舍夫斯基案的共犯被捕入狱,戴着手铐脚镣离开彼得堡,开始了他生命中的西伯利亚阶段。在那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度过了平生最为沉重的十年,先是患上了癫痫,出狱后婚姻又令人失望,但他毕竟活了下来,不仅活了下来,还从最深重的苦难中崛起——当他于十年后重返彼得堡时,他已然身心俱变,不仅作为一个作家,也作为一个人。美国传记作家约瑟夫·弗兰克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卷命名为《受难的年代》,弗兰克将传主的作品与经历结合在一起进行解读,"在他所经受的磨难中寻找原因,在为他未来的伟大开辟道路之进程中寻找结果",聚焦陀思妥耶夫斯基平生最重要的转折过程。

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入狱之前已经是俄罗斯颇有名气的作家,但是,毫无疑问,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能够成为后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享誉世界的一代文豪,实在是与他的"受难的年代"分不开的。出狱之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了他的初恋,然而,他的爱情生活如同所有那些充满了浪漫想象的文人们一样,与其说爱的是一个女人,不如说爱的是一种梦想,当爱情陷入日常琐屑之日,也就是梦想破灭之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身陷囹圄,却从而获得了某种神谕的启示,并修正了早期的思想和信仰,只有失去自由,他才真正感受到"生命是一次馈赠,生命是一个福祉,每一分钟都能成为幸福的永恒"。他说:"我不抱怨,这是我的十字架,我该当如此。"

弗兰克首先从心理转变的角度,去探索聚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关键时期的全部心理、精神和情感压力。在弗兰克看来,虽然身陷囹圄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再声言:"我既不会消沉,也不会沮丧。生命不管在哪里都是生命,生命在我们自己身上,不在外部。"并以此为砥砺,然而,监狱里的痛苦折磨却是实实在在的,一方面是彻骨的孤独和寂寞,另一方面是人格的屈辱与身体的摧残,它们不可能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心留下深刻的烙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监狱岁月——或曰"死屋岁月",让他对底层民众的悲惨境遇有了切身的感受,让他对道德深度有了更为准确的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接触到许多过去难以接触到的底层民众,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他们的关系,他过去虽然常常谈论人民的利益,却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他们,反而是死屋的岁月,让他与俄国底层生活深厚的人性与基督性建立了密切联系,并产生了对俄罗斯普通人民的信仰。而要支撑这种信仰,他就需要在矛盾、非理性和不可能面前决不退缩,在丑恶与野蛮的外表下寻找并发现隐藏于其间的人性之光。

"死屋岁月"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义,就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命的轨迹,并从而成为他个人命运的一个明显的转折点——从此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迎来了他的"信仰的重生",他的经历也与他的创作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推动他走上文学的巅峰。诚如弗兰克所言:"他的命运接受到所有这些重大事件的影响,他对它们的反应让我们得以描绘他的个人命运与他的同胞更普遍的关切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对理解他的作品至关重要。"

王淼

书间道

以生命的电光石火寻找爱的伊甸园

展现男女之间赤裸裸的性爱,试图将『伊甸园』的秘密和盘托出

《重建伊甸园》
莎朗·奥兹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年8月

"食色,性也。"性,生命赖以繁衍的最广泛形式,自古以来有着许多人为的神秘和禁忌,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中,性的图腾若隐若现,一再成为文学艺术的神圣主题。莎朗·奥兹以其独特性的诗歌,展现男女之间赤裸裸的性爱,试图将"伊甸园"的秘密和盘托出。

奥兹诗歌将作为表象的物质世界,凡俗的事情、繁琐的细节、涌动的欲望,乃至嫌恶、卑微的一切存在物,信手拈来,纳入诗句。这些看似刺激感官、随意放任的诗句竟写出非凡的大境界,绝非当下"下半身"低级趣味可比拟。"我几乎感觉不到你厚重而粗糙的/手掌在我身上,你的抚摸是如此之轻,/皲裂的刮擦声如一只昆虫的腿/跨过我的乳房。以前没人/抚摸过我。……"(《帝王蝶》)对"抚摸"的诗意描写,与自然界的生命转换交融,让人感叹美的凋零发生在一瞬间,那种细腻、纯净、唯美,活生生的触感、听觉跃然而出,传达出女性渴望、羞怯、压抑、幻想的微妙心理。奥兹诗歌表现人类绵绵不竭的创造力、生殖力,将性作为丰盈人类世界的象征物,既有时间交错的维度,又有空间无限的延展。由此想见美国早已深入人心的女权运动,在一片欲望的沃土上,在文明之花繁衍盛开的人间伊甸园,一波波新的思想文化运动结出丰硕的文学果实,而奥兹诗歌的根扎得很深,深入到人性的最深层,根深故而叶茂。

不仅仅是性,不止于性爱。《对高级军官们的指控》控诉家庭暴力、妇女受虐待,触及敏感的社会、政治话题。诗歌中关于性欲、暴力、强奸、杀害、饥馑的话题,表现生存本能的性欲冲动在人类生命中无处不在的游荡,何尝不与人类文明进步息息相关?虽然现代文明的快速发展一再打破性的道德魔咒,但开拓之路却留下了一条条血的印迹。诗人在探索中发现了惊世骇俗的隐秘:"它深悬于他的长袍里,一把/精致的钟锤在吊钟核心/……/当他的双眼闭合时,它便立起/赞美上帝。""精致的钟锤"等句,将人与神、世俗与宗教表现得淋漓尽致,将整个人类文明比喻为一座精准运转的机械钟:上帝创造的世界是如此复杂组织和精确运转,有动力、有音乐、有秩序,那么,宏大而高耸的教堂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我沉溺于肉体宛如教堂音乐/直到他掏出并握住自己/而后某种东西飞过我/像一个鲜活的幽灵。"(《第一次》)性似乎不再是一种罪孽,伊甸园中的性爱,具有净化与升华的力量。《玻璃杯》描写饱受癌症折磨的父亲不停咳痰的情形,竟然写出"他好像上帝从自己嘴巴里生产食物"这样令人拍案叫绝的奇崛诗句,再次将人类文明与宗教相关联,其深邃的文化意蕴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值得一提的是,译者远洋在翻译这部《重建伊甸园》时,力求达到宛若原诗"灵魂转世再来"的极致,它为我们打开了眺望当代世界诗歌的一扇窗口,极大缩短了中国读者与世界顶级诗人进行心灵对话的距离。

圆启

悦读

利益天生对权力垂涎欲滴

一个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最后从强到衰的发展史,同时也是强权的野蛮掠夺史

《东印度公司:巨额商业资本之兴衰》
[日]浅田实 著 顾珊珊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年11月

1719年7~8月,如果有人胆敢穿着棉织物服饰走在伦敦街头,那么不幸将可能很快降临到头上——他(她)会像"鹧鸪被拔光羽毛一样",很快被一些义愤填膺的人"扒得一丝不挂,光溜溜一条"。这些人之所以如此憎恨棉织衣物,原因就在于这些来自于印度的商品,品质上与亚麻几近相同,而成本只有亚麻的三分之一,这无疑是对长久以来专注于毛织品生产的国内生产商包括养羊户的致命打击。类似抵制外国商品的现象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曾多次上演,很少有人会料到,早在三百年前的英国就曾有过这样的一幕幕。

这些从印度输入的大量棉织品,正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杰作。有趣的是,这并非东印度公司的初衷。一开始他们只是想在南亚开辟英国毛织品的大市场,但事与愿违,在生活品质和收入低下的南亚,英国毛织品销售并不如人意,而棉织品在英国的畅销,不过是"不走空船"的意外收获。

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表明,一旦商业的桥梁建立,沟通便不可阻挡。英国近世史学专家浅田实在对多个国家东印度公司进行梳理后,最后聚焦于曾经辉煌也是不可一世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最后从强到衰的发展史,同时也是强权的野蛮掠夺史。

1600年12月31日,东印度公司获得了英国皇家的15年贸易专利特许。虽然英国东印度公司早荷兰东印度公司两年成立,但其一开始并非传统海洋强国荷兰的对手。两家公司后来胜负天平的变化并非取决于两家公司在印度市场的公平博弈,而是"得益"于英国光荣革命后面对荷兰7次大小战争的最终胜利。权力如同春药,商业一时半会难以企及的目标,权力往往可以借助强力乃至国家力量通过压服对手,迅速达成目标,以最短平快的方式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所以,在东印度公司从经商到最后全面控制印度,从尝试与中国通商到最后悍然发动两次鸦片战争的过程中,英国权力阶层均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至于他国国民血流成河,自然成了这种扩张模式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也不是东印度公司考量的首要问题。

今天我们常常用利欲熏心来形容一些恶劣的商业现象,而"鼎盛"时期的东印度公司则只能用"发疯"二字来形容。正是深谙拥有权力的种种好处,一方面东印度公司大肆吸纳国内上层精英股份,寻找权力长期支持,同时一些来自东印度公司的暴发户借助金钱力量,进入权力中枢。于是,东印度公司与国家的绑架绳索越来越紧;另一方面,东印度公司还组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约25万人的规模甚至超过了英国本土的军队。这些武装力量美其名曰是保护东印度公司,实际上架空了印度国王和权力机构,在印度形成了垂帘听政。当然,也正是这些主要以雇佣印度本地人为主的武装力量,最终葬送了东印度公司的未来。

当利益欲望与强势权力联姻而不受控制时,商业难免会在过度逐利中迷失,至少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纯粹。无法抹去的事实是,在谋取大量不义之财的同时,东印度公司还欠下中国和印度等国累累血债。

禾刀

好书我读